

二次免疫

张欣

第一次是从部队的基层医院调到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当创作员，当时我在基层医院虽然算不得什么人物，但也是个小小的笔杆子，有一次在《解放军文艺》上发了篇小说，收到三十元稿费竟是小概率事件吧，外加上一点小资情调，在军装里面穿个花衬衣什么的。总之还算有点薄名。结果到了文工团，满眼都是俊男靓女，自己秒变土豆，再难张致。

然而混在佳人儿里，是容易审美疲劳的。就像七仙女做了董勇的老婆开始织布浇菜园子，至少就不能用惊艳来形容了。

在那些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大家要一起干活一起工作，也就一起成为普通人。举例说明，比如装台，就是在正式演出前把一切布景、道具、侧幕条、音响线路等等事宜全部安置妥当。这可是个力气活，无论你是大美女还是小帅哥，无论你是一号男女女主还是路人甲匪兵乙，全部要去装台。

然后去装台的景象就跟村里出工、农民工去建筑工地一模一样，每个人都是短打，衣衫不整，灰头土脸，脖子上一条看不出颜色的擦汗毛巾。也就是说没有了化妆、灯光和各种摆拍修图之类，基本没有明星可言。就像巩俐演农妇下生活，谁也没有把她认出来。

我从此就对俊男美女免疫，觉得他们分手离婚都好正常，和大众没区别。

第二次是去读北京大学作家班。当时已经发表过许多作品，得过新人新作奖什么的，感觉自己还算有才华。

还是举例子，由于一开始住在本科生的宿舍楼，晚上有灯火管制。我们就聚众去教务部门交涉处理意见。其中一个同学来校前已经是当地作协的主席，她说了一句“我们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人”。我记得那个管事的开始一直不说话，但态度平和，一听这个就不干了，从毛泽东、鲁迅一个一个往下数，历数这些人跟北京大学的渊源，全是如雷贯耳的名字。顿时令我们张口结舌。

后来我们搬到研究生楼，问题算是得以解决。然后发现这里人才济济，就这一楼一层的硕士生博士生，令我又一次秒变土豆。

知识是可以更新的，但是在校老师的渊博和风范令人深深折服，也成为终身学习的榜样。以至于有了二次免疫，永远记住天外有天，不要自以为是，那种沾沾自喜的毛病是需要终身去克服的。

大学为什么那么吸引人，为什么在美国也有人重金为子女造假铺路去名校？也是从侧面告诉我们，它或许会令人远离一些世俗的毛病，建立较为高远的价值观。

当然多读书也可以，无论如何要遇到高人，从而修正自己的言行。

人在精神上建立了免疫系统，就不容易被大众意识裹挟着随波逐流，无论外界多么喧嚣，也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脚踏实地地做事做人。

我们真有幸，在华沙下榻的宾馆，居然叫肖邦宾馆。

我很好奇，专门去问服务台的小姐，你们这个肖邦宾馆，与肖邦啥关系？——眼下生意场上，糊弄人的事太多了，说不定老板为了吸引不知情的客人，打个肖邦照牌，借着肖邦在全世界的名气，以招徕八方宾客，特别是不知情的外国旅客。服务台小姐笑眯眯地回答我说，因为肖邦的故居在这个地方，我们宾馆就建在他故居的遗址上。哦，原来是这样，望着宾馆墙上挂着的大幅肖邦肖像、肖邦故居照片和肖邦生前创作钢琴曲的手稿原件，我欣然了——难得有与世界著名钢琴家亲近一回的机会啊！

肖邦是了不起的，39岁因病去世，留下了大量名闻遐迩的钢琴曲，以此名扬全世界。全世界如评说十大钢琴作曲家，肖邦绝对名列其间。作为一位波兰本土出生的作曲家、钢琴家，肖邦早年毕业于华沙音乐学院，20岁离开波兰，定居法国，全力从事创作、教学与演出。居法期间，他没忘记自己的祖国，所创作的作品，最大的特色是以怀念祖国波兰为主

题——深深怀念故国家园，殷切期望波兰民族能从沙俄铁蹄蹂躏下独立，作品中渗透了浓厚的忧国忧民情怀。他临终的遗愿，是托他的姐姐将自己的心脏带回祖国——我们在华沙的一座大教堂内，看到了肖邦纪念碑，据说肖邦的心脏就安置在此壁内，这座大教堂内安置了众多波兰人民怀念的历代杰出人士。波兰人民特别怀念这位热爱波兰、歌颂波兰的杰出作曲家、钢琴家。

华沙不仅有以肖邦名字命名的宾馆，市中心还有以肖邦名字命名的公园，园内有巨大的肖邦雕像，肖邦雕像前有肖邦音乐广场，这里经常举办以肖邦名字命名的音乐会。更令人称道的是，波兰人民居然将华沙国际机场命名为肖邦机场，这可是了不得的事，一个国家首都的大型国际机场，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这在世界上确有，如，英国的希思罗机场、法国的戴高乐机场、美国的肯尼迪机场，等等，但细想一下，这些机场的命名，都与现代政坛人物有关——或总统或首相，而唯独波兰的肖邦，与政坛毫无瓜葛，是一位艺术家，一位纯粹的钢琴艺术家，如此殊遇，全世界恐怕绝无仅有！

我想到了波兰的另一

位世界级著名人物——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名闻世界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她出生在波兰，后去了法国，1895年，与法国科学家比埃尔居里结婚，婚后，夫妻俩共同研究放射性现象，先后发现了钋和镭两种放射性元素，1903年两人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06年，居里先生逝世，居里夫人依然继续单独研究放射性，又获杰出成就，于1911年再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一个人，一生能获一次诺贝尔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居里夫人竟然一生收获了两枚殊荣——这在世界科技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对这位原籍

波兰的杰出人士，波兰人民当然感到自豪和骄傲，华沙城内，保留了居里夫人的故居，供人们参观瞻仰。但是，据了解，在波兰，居里夫人也就保留了这个故居，其他纪念性设施，就不可见了——首都华沙市的公园和街头，没见到她的塑像，也没听说过有以居里夫人名字命名的重要公共场所或纪念馆。

这让我自然联想到了同为波兰杰出人士的肖邦。应该说，肖邦与居里夫人，两人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和在世界上的知名度，难分轩轾——只是各自驰骋纵横的领域不同而已——肖邦擅长钢琴艺术，居里夫人沉浸自然科学。按理，两位同样杰出的

肖邦与居里夫人

徐志啸

每当我翻阅父亲的相册时，总会引起我深深的思念，父亲那严厉而又慈祥的面容又会浮现在我的面前。

我的父亲夏征农在上世纪80年代曾任过上海市的领导。父亲生于1904年1月，2008年10月4日因病去世，活了105岁。父亲经历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父亲来到了上海，组织上找他谈话，一是到苏联去，二是留在国内革命，父亲选择了留在国内。父亲进入复旦大学，成为陈望道的学生，这为他的文学功底打下了基础。他先是参加党的秘密活动，后又参加了左联，成为上世纪30年代左联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他写过小说，得到过鲁迅、茅盾的好评，编过杂志《春光》《太白》《新认识》《读书生活》等。但当别人称呼为文学家时，他总是说我不是文学家，我是文化界打杂的，是打旗的，跑龙套的。

他当上海市文联主席时，亲自带着文艺工作者下工厂、下农村。为了让艺术家有一个活动的场地，建立了文艺会堂，他把自己当成文艺工作者朋友。我看到赵丹给他的信中称他为夏兄，周谷城在家中和他畅谈。他只干实事，不慕虚名。他从文联主席退下来，不去挂虚名，不当名誉主席。

父亲总是把自己摆在普通百

感叹时光

严志明

苍生不惑岁月流，曾记少年豪歌留。阅尽华章天下事，诗词吟咏笔难休。征程足下万里长，霜染银发博志稠。余年意气惜薄名，岂孤静僻偏爱楼。

木铎的辉煌

许桂林

淮北平原是中国重要的小麦主产区之一。当人们每年陶醉在小麦大丰收喜悦之中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当年收割后那成千上万吨的金色小麦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脱粒出来的。我当年插队的时候，整个淮北地区没有脱粒机，所有收割后的小麦都是农民们用木铎一铎一铎的扬出来的。可以说，木铎有着原始农家最骄傲的辉煌。

大诗人白居易有诗说“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每年芒种时节，农民们把收割下来带壳的小麦平摊在场院里，用马或人工拉碾子，碾压这些粮食，使之脱去外壳，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打场。我至今还念念不忘午收季节傍晚晚时分的打麦场里，那一铎一铎被碾压过后混合着碎土、草屑的麦穗儿被农民们扬上空中，然后落下一片金黄颗粒的景色。这是整个淮北平原一年一度最美丽的丰收之景。也只有在这一刻，农民们才会拄着手里的木铎，点一袋旱烟说：“今年的粮食到手了！”在这里，给小麦脱粒最重要的劳动工具就是木铎。

木铎结构很简单，由铎板和铎把两部分组成，铎板为一块长约40厘米宽约30厘米的三合板，加压加热使其中间部位略微凹陷，然后锯掉上端的两个角。铎把是一根光滑的白杨木棍，固定铎板的一端略弯曲后变成方形，再用两根铆钉将二者铆在一起即可。

一般扬场，基本都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这时候，天和地都显得极其安静，只有微微的夏季自然风。用木铎扬场是个技术活，村里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才有这手艺，一般人根本扬不了。老农们把

他是我们的榜样

晓南

和文化界艺术界的同志成为挚友。晚年在粟裕的建议下父亲又组织退休的老同志成立了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并把它推广到全国，创办了《大江南北》杂志。研究宣传革命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发挥老同志的余热。他是《辞海》的主编，为此他呕心沥血，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的副主任，为中国的文化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父亲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的人，决不盲从，不媚上，一切都从事实出发，从国家、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父亲对自己的信仰负责，自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就义无反顾，为共产主义，为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复兴而奋斗。他只求真理，不计个人的得失。他曾给中央写信，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自己的想法，在重病期间，还在病榻上思考在十七大提出对农村问题的看法。在最后的时刻他还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进行思考，他忽然自言自语地说，中国是一个封建思想十分严重的社会，反封建的任务还远未完成。

他就是这样一个把自己一生献给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人。他是我们的子女榜样。

人生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珍宝，唯一、独特，明请看本栏。

父母的馈赠 责编：殷健灵

海上

郭晓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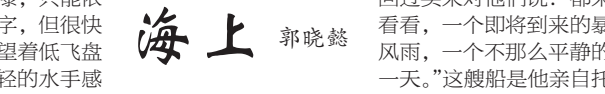
平静的海面上，乌云低垂，似乎看不到太多的阳光。昨日还是一番天晴，碧海蓝天，今天老天就像变了脸。

小小的船行驶在海上。船是那么的小，船身斑驳，夹杂着岁月的刻痕。船侧掉了大片的油漆，只能依稀看到一个前字，但很快被浪花淹没。望着低飞盘旋的海燕，年轻的水手感叹道：“真是挺倒霉的，才出海两三天，就遇到了暴风雨。孤立无援地在海上，还真的是麻烦哩。”他拉船绳的力度，似乎都因此减弱了不少。年长一些的大副把持着舵，听到了他的话，一面平稳地把着舵，一面笑着说：“你还年轻，毕竟才第一次出海，海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变幻莫测，谁也不能保证一帆风顺，习惯了就



小小的船行驶在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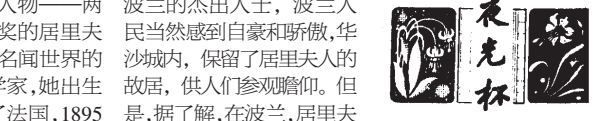
位世界级著名人物——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名闻世界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她出生在波兰，后去了法国，1895年，与法国科学家比埃尔居里结婚，婚后，夫妻俩共同研究放射性现象，先后发现了钋和镭两种放射性元素，1903年两人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06年，居里先生逝世，居里夫人依然继续单独研究放射性，又获杰出成就，于1911年再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一个人，一生能获一次诺贝尔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居里夫人竟然一生收获了两枚殊荣——这在世界科技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对这位原籍



居里夫人，名闻世界的物理学家、化学家。

波兰的杰出人士，波兰人民当然感到自豪和骄傲，华沙城内，保留了居里夫人的故居，供人们参观瞻仰。但是，据了解，在波兰，居里夫人也就保留了这个故居，其他纪念性设施，就不可见了——首都华沙市的公园和街头，没见到她的塑像，也没听说过有以居里夫人名字命名的重要公共场所或纪念馆。

这让我自然联想到了同为波兰杰出人士的肖邦。应该说，肖邦与居里夫人，两人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和在世界上的知名度，难分轩轾——只是各自驰骋纵横的领域不同而已——肖邦擅长钢琴艺术，居里夫人沉浸自然科学。按理，两位同样杰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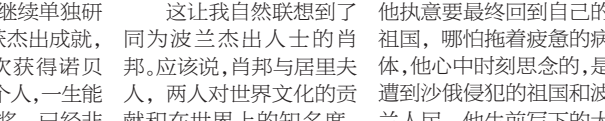
肖邦，波兰著名钢琴家。

每当我翻阅父亲的相册时，总会引起我深深的思念，父亲那严厉而又慈祥的面容又会浮现在我的面前。

我的父亲夏征农在上世纪80年代曾任过上海市的领导。父亲生于1904年1月，2008年10月4日因病去世，活了105岁。父亲经历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父亲来到了上海，组织上找他谈话，一是到苏联去，二是留在国内革命，父亲选择了留在国内。父亲进入复旦大学，成为陈望道的学生，这为他的文学功底打下了基础。他先是参加党的秘密活动，后又参加了左联，成为上世纪30年代左联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他写过小说，得到过鲁迅、茅盾的好评，编过杂志《春光》《太白》《新认识》《读书生活》等。但当别人称呼为文学家时，他总是说我不是文学家，我是文化界打杂的，是打旗的，跑龙套的。

他当上海市文联主席时，亲自带着文艺工作者下工厂、下农村。为了让艺术家有一个活动的场地，建立了文艺会堂，他把自己当成文艺工作者朋友。我看到赵丹给他的信中称他为夏兄，周谷城在家中和他畅谈。他只干实事，不慕虚名。他从文联主席退下来，不去挂虚名，不当名誉主席。

父亲总是把自己摆在普通百



张伟舫的书法作品。

每当我翻阅父亲的相册时，总会引起我深深的思念，父亲那严厉而又慈祥的面容又会浮现在我的面前。

我的父亲夏征农在上世纪80年代曾任过上海市的领导。父亲生于1904年1月，2008年10月4日因病去世，活了105岁。父亲经历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父亲来到了上海，组织上找他谈话，一是到苏联去，二是留在国内革命，父亲选择了留在国内。父亲进入复旦大学，成为陈望道的学生，这为他的文学功底打下了基础。他先是参加党的秘密活动，后又参加了左联，成为上世纪30年代左联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他写过小说，得到过鲁迅、茅盾的好评，编过杂志《春光》《太白》《新认识》《读书生活》等。但当别人称呼为文学家时，他总是说我不是文学家，我是文化界打杂的，是打旗的，跑龙套的。

他当上海市文联主席时，亲自带着文艺工作者下工厂、下农村。为了让艺术家有一个活动的场地，建立了文艺会堂，他把自己当成文艺工作者朋友。我看到赵丹给他的信中称他为夏兄，周谷城在家中和他畅谈。他只干实事，不慕虚名。他从文联主席退下来，不去挂虚名，不当名誉主席。

父亲总是把自己摆在普通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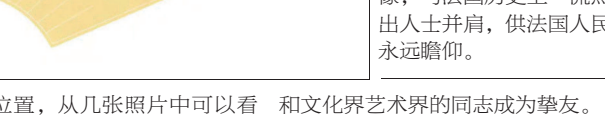
张伟舫的书法作品。

每当我翻阅父亲的相册时，总会引起我深深的思念，父亲那严厉而又慈祥的面容又会浮现在我的面前。

我的父亲夏征农在上世纪80年代曾任过上海市的领导。父亲生于1904年1月，2008年10月4日因病去世，活了105岁。父亲经历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父亲来到了上海，组织上找他谈话，一是到苏联去，二是留在国内革命，父亲选择了留在国内。父亲进入复旦大学，成为陈望道的学生，这为他的文学功底打下了基础。他先是参加党的秘密活动，后又参加了左联，成为上世纪30年代左联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他写过小说，得到过鲁迅、茅盾的好评，编过杂志《春光》《太白》《新认识》《读书生活》等。但当别人称呼为文学家时，他总是说我不是文学家，我是文化界打杂的，是打旗的，跑龙套的。

他当上海市文联主席时，亲自带着文艺工作者下工厂、下农村。为了让艺术家有一个活动的场地，建立了文艺会堂，他把自己当成文艺工作者朋友。我看到赵丹给他的信中称他为夏兄，周谷城在家中和他畅谈。他只干实事，不慕虚名。他从文联主席退下来，不去挂虚名，不当名誉主席。

父亲总是把自己摆在普通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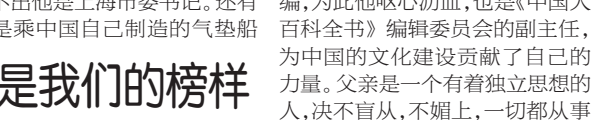
张伟舫的书法作品。

每当我翻阅父亲的相册时，总会引起我深深的思念，父亲那严厉而又慈祥的面容又会浮现在我的面前。

我的父亲夏征农在上世纪80年代曾任过上海市的领导。父亲生于1904年1月，2008年10月4日因病去世，活了105岁。父亲经历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父亲来到了上海，组织上找他谈话，一是到苏联去，二是留在国内革命，父亲选择了留在国内。父亲进入复旦大学，成为陈望道的学生，这为他的文学功底打下了基础。他先是参加党的秘密活动，后又参加了左联，成为上世纪30年代左联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他写过小说，得到过鲁迅、茅盾的好评，编过杂志《春光》《太白》《新认识》《读书生活》等。但当别人称呼为文学家时，他总是说我不是文学家，我是文化界打杂的，是打旗的，跑龙套的。

他当上海市文联主席时，亲自带着文艺工作者下工厂、下农村。为了让艺术家有一个活动的场地，建立了文艺会堂，他把自己当成文艺工作者朋友。我看到赵丹给他的信中称他为夏兄，周谷城在家中和他畅谈。他只干实事，不慕虚名。他从文联主席退下来，不去挂虚名，不当名誉主席。

父亲总是把自己摆在普通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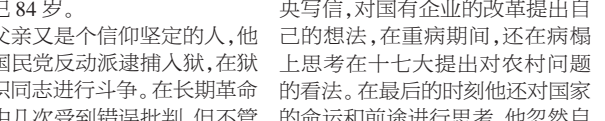
张伟舫的书法作品。

每当我翻阅父亲的相册时，总会引起我深深的思念，父亲那严厉而又慈祥的面容又会浮现在我的面前。

我的父亲夏征农在上世纪80年代曾任过上海市的领导。父亲生于1904年1月，2008年10月4日因病去世，活了105岁。父亲经历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父亲来到了上海，组织上找他谈话，一是到苏联去，二是留在国内革命，父亲选择了留在国内。父亲进入复旦大学，成为陈望道的学生，这为他的文学功底打下了基础。他先是参加党的秘密活动，后又参加了左联，成为上世纪30年代左联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他写过小说，得到过鲁迅、茅盾的好评，编过杂志《春光》《太白》《新认识》《读书生活》等。但当别人称呼为文学家时，他总是说我不是文学家，我是文化界打杂的，是打旗的，跑龙套的。

他当上海市文联主席时，亲自带着文艺工作者下工厂、下农村。为了让艺术家有一个活动的场地，建立了文艺会堂，他把自己当成文艺工作者朋友。我看到赵丹给他的信中称他为夏兄，周谷城在家中和他畅谈。他只干实事，不慕虚名。他从文联主席退下来，不去挂虚名，不当名誉主席。

父亲总是把自己摆在普通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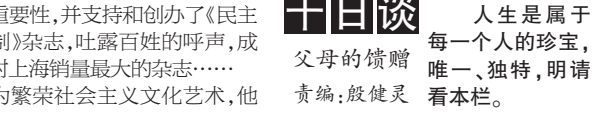
张伟舫的书法作品。

每当我翻阅父亲的相册时，总会引起我深深的思念，父亲那严厉而又慈祥的面容又会浮现在我的面前。

我的父亲夏征农在上世纪80年代曾任过上海市的领导。父亲生于1904年1月，2008年10月4日因病去世，活了105岁。父亲经历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父亲来到了上海，组织上找他谈话，一是到苏联去，二是留在国内革命，父亲选择了留在国内。父亲进入复旦大学，成为陈望道的学生，这为他的文学功底打下了基础。他先是参加党的秘密活动，后又参加了左联，成为上世纪30年代左联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他写过小说，得到过鲁迅、茅盾的好评，编过杂志《春光》《太白》《新认识》《读书生活》等。但当别人称呼为文学家时，他总是说我不是文学家，我是文化界打杂的，是打旗的，跑龙套的。

他当上海市文联主席时，亲自带着文艺工作者下工厂、下农村。为了让艺术家有一个活动的场地，建立了文艺会堂，他把自己当成文艺工作者朋友。我看到赵丹给他的信中称他为夏兄，周谷城在家中和他畅谈。他只干实事，不慕虚名。他从文联主席退下来，不去挂虚名，不当名誉主席。

父亲总是把自己摆在普通百



张伟舫的书法作品。